



# 動動鼓治政論

加里寧著  
人民出版社

# 論 政 治 鼓 動

加 里 寧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 論 政 治 鼓 勵

〔蘇聯〕加里寧著

\*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東 緯 布 胡 同 十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0455·787  
878×1092  
印張44開·46,000字

一九五〇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八月第二次印刷

印數：20,001—26,000冊 定價 3,200元

## 前　　言

已故的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米海伊·伊萬諾維赤·加里寧是蘇聯最有威望的宣傳家和鼓動家。在他的文章和演說中，非常注意宣傳和鼓動的工作。他教導黨的工作者和鼓動者政治鼓動底藝術；教導他們如何接近人民；如何使布爾什維克底真理深入每個人底心中。

這本小冊子裏收入了加里寧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這一時期內關於鼓動工作的幾篇演說。第一、二、四、五、六等篇選自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印行的『論共產主義教育』，第三篇選自大連新華書店出版的『論政治鼓動』。

## 目 錄

黨的羣衆工作中幾個問題（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在莫斯科市企業中黨 工作人員會議上的講演）	一
前線鼓動工作底幾個問題（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在西方戰線對空防部 隊和莫斯科衛戍部隊底鼓動工作者會議上演說詞底速記原稿紀要）	二
關於鼓動和宣傳工作中的幾個問題（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共產青 年團省委宣傳書記會議上的講演）	三
論前線鼓動員底語言（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前線鼓動員座談會上的發 言）	四

統一的戰鬥家庭（一九四三年八月四日在同非俄羅斯民族戰士中工作的前綱）

鼓動員進行談話時的發言）

九四

關於宣傳和鼓動工作的幾點意見（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二日在莫斯科市黨

組織書記會議上的講演）

一〇七

## 黨的群衆工作中幾個問題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在莫斯科市

企業中黨工作人員會議上的講演

同志們！我並不打算向你們作指導式的報告，只是想講到黨的羣衆工作中幾個問題。

關於黨的羣衆工作的言論，我們聽得很多。大家都在談說這個問題，但是如果較深地來觀察一下，那我們就可以看出，很多人對這個問題都沒有具體的了解，沒有充分的明確性。在現時戰爭的最複雜條件下，特別

是當成千累萬的新工作人員被提拔去做各企業和各機關中黨組織的領導工作，成爲宣傳員和鼓動員的時候，我們當前的任務，就是要善於運用我們黨在羣衆中提出和進行政治工作的最豐富經驗。

什麼是黨的羣衆工作呢？什麼叫作同羣衆聯系呢？要知道在我們政治工作中，對我們特別寶貴的，正是這點。

須知，同羣衆的聯系，可能是各種各樣的。

譬如說，有很廣闊的交情，彼此來往，當然，到人們家裏去作客，也可以打聽到工場裏、工人中和機關裏的情形。這也叫做同人們發生聯系。不講客氣地同工人們交接。譬如說，一個黨組長或職工會組長在各車間裏來來去去，拍拍工人們的肩膀，很要好地叫他們的名字。但關於工作毫不過問，也不叫工人們注意缺點。有時人們講起這樣的黨委書記或黨組

長時，說道：「看，這人多麼接近羣衆，又拍工人的肩膀，又很要好地叫工人的名字，他才是我們的自己人。」

當羣衆的尾巴——這也叫做同羣衆『聯系』。人們在你面前訴苦，說這說那，你也就唯唯稱是，同他一鼻孔出氣。人們向你說閒話，你也隨聲附和說：『是的，電燈光也沒有，又冷，食品的確嫌少。』當企業裏或機關裏出點什麼毛病時，你在那裏走來走去，也跟着附和說：『嘿，它媽的，官僚，弄得我們簡直沒有辦法！』人們也就豎起耳朵聽你說，有些人聽了這話，起初大概是會高興的。

但是我們布爾什維克所希望的，難道是這樣同羣衆聯系嗎？當然不是的。跟着那些有時是受落後分子引誘的羣衆走去，這是孟什維克的路線。領導羣衆，不是管制羣衆，而是引導羣衆跟着自覺的先鋒隊前進，——這

便是布爾什維克的路綫。

究竟怎樣領導羣衆呢？

在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以前，我來向你們發出另一個問題：誰能够領導羣衆呢？共產黨員的使命就在這裏。共產黨領導羣衆，並且領導得不壞。要證明這點，例子多得不勝枚舉。第一個例子就是戰爭。雖然有戰爭初期主要是由於敵人突然進犯所引起的失利，但可以大胆地說，我國人民一分鐘也沒有動搖過，他們相信自己的政府，也就是相信我們的黨。這是事實。

今天在這裏出席的，都是黨內做領導工作的人。不管你們願不願意，總之你們是當地羣衆的領導者。如果人民不感覺黨委書記是他們的政治領導者，那他又成什麼黨委書記！黨委書記是企業中機關中和區域中最負責

任的人。

但是黨委書記要能够在羣衆中有真正的影響，使羣衆能聽從自己的話，使羣衆能相信他，那他應當怎樣呢？不言而喻，黨的領導人，宣傳員，鼓動員，都應當是有思想的人，是矢忠於共產黨的人，他們應當至少在大體上懂得黨史，瞭解我們黨向工人階級和人民提出的各種任務。黨的領導人，宣傳員，按政治程度說來，都決不能比別人低些，他不妨要有相當的文化素養。究竟黨的工作人員應當怎樣來對待羣衆呢？

第一件事。根據我個人多年來的經驗，我覺得，黨的領導人決不能自高自大。當你同工人們和普通黨員談話時，假如甚至是由於你的手勢，或者口氣，或者好像不大重要的偶然話語，致使人們覺得你認為自己比他們聰明一些，比他們知道得多一些，那麼，你就糟糕了。工人和一般普通人都

不歡喜那種自高自大的人，他們不會聽從這種人的話，一有適當的機會，那他們關於這點就會給他一個下不去的。所以共產黨員首先就不應當自高自大，不應當忘記斯大林同志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斯大哈諾夫工作者會議上所講的話，他說：『所以，我們，黨和政府底領導者，不僅應當教導工人，而且還應當向工人學習。我當然不否認，你們這些參加本次會議的人，在這裏，在本次會議上，是從我們政府領導者方面學得了一些東西。可是，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認，我們政府領導者，也從你們方面，從斯大哈諾夫工作者方面，從參加本次會議的人方面學得了許多東西。因此，實在感謝你們諸位同志，感謝教益，非常感謝！』

可見，鼓動員應當是很謙虛的人：特別是黨的工作人員，也就是所謂擁有黨內行政權力的人，即黨委書記，應該具有這種品質。如果他願意享

受工人們的愛戴，那他就應當養成謙虛的品質，不要驕傲。你們看，我這話說的對不對呢？（場內有人回答：「對，對！」）誰要是想成爲領導者，他就應當檢點自己。

第二件事。宣傳員，領導者，在同羣衆講話時，如果帶着教訓的口吻，是決行不通的。你們大概自己也覺察到，如果一個講演人只知道說：『應當這樣』，『我們應當』，『我們必須』，那這種講演人的話，連聽起來都不舒服。當我寫文章的時候，在行文上本來要寫『應該做到』幾字，這時我自己就好像覺得討厭，所以我就力求換掉這樣的措詞。要是你用商議或分析的辦法，用事實去證明必須採取某種措施，這樣來表達你的意思、呼籲和號召，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要知道向聽衆說話，可以採用同他們商量的口氣：『如果這樣去作，你們以爲怎樣』，『我覺得，這

樣解決問題，比較要妥當一些』，『在這種情形下，要是我，就會這樣來作』。那時，人們便會用另一種態度來看待你的話了。

以上我們所講的，是關於在人數較少的會議上，在生產會議上，在進行談話時的發言。至於在人數衆多的羣衆大會上，講話的方式就會是另一個樣子了：在那裏，每一句話都應當很簡單，非常扼要，那裏用談話的方式是很困難的。但在你們的日常工作，最好是要找工人自己來討論來商談，那時可用這種方式：『你們以爲怎樣，你們覺得怎樣』，就比較適當一些。最好是推動人們，找他們來交換意見，讓他們發表自己的意見。那時會議上就會很活躍，工人們就會熱烈發言，並且這種會議無疑義就能收到效果。不然的話，那有時就像以前人們禱告一樣。講演人照自己那樣講去，聽衆也就照自己那樣聽去；把規定的時間混過去之後，大家便一哄而

散。

你們不要害怕離開自己的發言大綱或談話計劃。當你們講到生產或戰爭情形時，忽然碰到了另一個大家極關心的問題，這並不要緊，不要迴避這樣的問題。既然已經使人們活躍起來，他們有了反應，大家往下都會繼續聽下去，那時要討論到原來擬定的問題，也就不難了。

最主要的是決不可避免回答尖銳問題，像有些講演人常常作的那樣。無論如何也不要這樣作，不要避開問題而不加以回答，不要抹煞已經提出的問題。假如你們不能馬上回答某個問題，那你們就老實不客氣地說：『這是一個很有趣又很重要的問題，我很願意回答這個問題，但此刻我對這點沒有準備，我還沒有仔細想想，我難得回答這個問題。讓我把這問題弄清楚一下，還同別的同志們商量商量之後，再來回答你們吧。也許，你

們中間有誰能够解釋這個問題嗎？」這種態度就完全是另一回事情了。可是我們人有時愛迴避迫切問題，或者解釋得令人完全不懂，使人不能得到直接的切實回答。

黨的領導者在待人方面，應當絕對正直。黨委書記——這是黨的眼珠。我不知道你們是否完全理解這點。所以在對人的關係上，任何私人的同情或反感都應當拋棄在一邊。如果你們因為某種原故對某人不完全表同情，那你們就應當把這深深藏在心裏，使得任何人也猜測不出這點來。假如人們看出你在對待人方面懷有偏見，那就不妙了。

要知道，有時一個平常人總不大開腔，也不愛出面，但工作得很好，而另一個人工作得不大好，却常常到黨委員會、工廠職工會、共產青年團組織那裏去，隨時愛出風頭，他也就被提拔起來。這樣是不行的。如果黨

委書記想建立自己的威信，那他在羣衆眼中應該是清白無私的。這並不是說，黨委書記不能同某些人發生比較密切的個人關係。當然不是這樣。但是在社會關係方面，他應當對一切都是毫不偏頗的。他應當這樣來待人接物：『你是我的朋友，這樣很好，但如果你對工作疏忽，遊手好閒，逃避生產任務，那我對你要比對待旁人更加嚴格，我就會更嚴厲地處罰你。』黨委書記在對待人方面，應當這樣。

你的一舉一動，都應該使周圍的人感覺到你誠懇正直。虛偽絕對瞞不住羣衆，所以應當極力避免這點。羣衆是欺騙不了的。如果人們發覺這個人假仁假義，那他們永遠也不會相信他了。

我們要是能養成這種品質，那時工作也就容易得多。

現在我們要提出的問題是，應當怎樣對待黨的羣衆工作，怎樣去進行